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

纯洁的 苏的 在深圳

李正贵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 Ltd.

纯洁的苏的在深圳

李正贵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纯洁的苏的在深圳

李正贵 著

内容提要：

纯洁的苏的放弃高考，去深圳投奔姐姐苏约，所见所历却是性，毒品，代孕，人奶交易，令她无法一一应对，就连可以作为朋友的小保安，最终也弃她而去。在特区的特殊环境里，苏的觉得，要守住一点点的纯洁，是多么的不容易！深圳，令无数少男少女向往！特区，走好自己的一步！

ISBN 978-7-89900-578-1

出版时间：2016年4月

总策划：祁兰柱

责任编辑：晓虹

封面设计：刘艳红

出版发行：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

邮编：100010

Website: www.dajianet.com

E-mail: shuzichuanmeiapp@cnpubg.com

电话：010-58110486

传真：010-58110456

版次：2016年4月第1版

字数：16,000

定价：6.66元

ISBN 978-7-89900-578-1



9 787899 005781 >

苏的没有参加高考，多半原因还是因为姐姐苏约。春节的时候，苏约从南方打工回来，看见大过年的，苏的还埋在书堆里用功，外面飞着鹅毛片子，凉气直往屋里吹，冻得苏的两只小手青一块紫一块的。苏约掏出自己的一双手，在火盆上燎了一下，并在一起细皮嫩肉的泛着红润，柔软地吹弹可破。她目光在苏的手和自己的手之间几个来回，半叹半嗔地说了句，用那功到底有什么用？考上大学又能怎么样？大学生还不照样上流水线，还没我这个小初中混得滋润呢，女人嘛，可别让世风世雨的刀子伤了自己，女人的容貌才是自己的本钱。

此时，爹正偎着火盆一小口一小口就着花生仁喝酒，爹自从开拖拉机摔断一条腿后，剩下的事就是喝酒和向苏约要钱，要了钱还是喝酒，其它事都与他无关；娘在厨房里炒白菜，铁锅铲在铁锅里翻动发出刺心的金属交合声。

苏的听了苏约似有哲理的话，两只手撑在书桌上，没见动弹，书却很响地掉下来。

苏的没言语，径直走过来围着火盆烤火，也把两只手伸在火上燎，顿时，一种温暖沿着指尖蔓延上来，是一种很舒坦也很需要的温暖。苏约见了，伸出手把苏的的两只手抓在手心里焐，苏的又感觉到另一种别样的温暖，虽然有些细腻，但总觉得没有火盆里的温暖来得自然，就像自己的手和苏约的手，自己的手粗糙是粗糙，难看是难看，可也是假日里不分昼夜帮娘干活造成的。苏约的手好看，可总给人一种修饰的感觉。苏的把手从苏约的手里抽出来，伸在火盆上烤。

门外面像挂了一道雪帘。

其实，苏的知道姐姐苏约当年初中毕业时，以全校最好的成绩考上了县一高，而在那时恰逢爹摔成了残疾，家里医药费就欠了一大屁股，娘既要照顾爹又要伺候几亩田地，没有经济来源，借钱都借不到，半个月里，眼看娘老了一大截，家里又没有男孩，苏约只好一狠心，撕了县一高的录取通知书，十七岁的年龄就去了南方打工，后来不断往家里寄钱，把娘还清了外债，又供爹酒钱、苏的的学费、家里的一应开支。

那天，你姐走时，哭得成个泪人。娘一想起来，总觉亏欠了苏约，免不了会和苏的叨唠这么一句，也算是给苏的一个提醒，你有钱上学，你爹有钱喝酒，全是因了苏约的功劳。

苏的今年正好也十七岁，却还有一个学期就要参加高考了。按照她目前的成绩，考个二本，冲击一下一本完全没问题。

过完年，苏约临走的前一天，苏的忽然想起来要跟她要手机号码，苏约却和娘坐在一起，说着没完没了的小话。苏的几次不耐烦的走近，也只听了没头没尾的几句，什么二十五岁早该寻人嫁了；家里没办法；娘的心病；苦日子也熬过。终于在苏的第五次还是第六次走近时，苏约看了看她，她也立即笑了一下。

苏约问，苏的，你有事？

苏的顿了顿说，我想问一下你的手机号码。

娘接上说，你要你姐的号码有什么用？你爹不是有，要不怎么和你姐要酒钱？真没见过你们这些人，凡事没个操心的，尽搅和。

苏的又顿了顿说，人家没事想和苏约联系一下嘛。

娘说，把你书读好就行了。

苏的立即把嘴撅得老高。

苏约想想问，苏的，你们学校老师允许学生用手机吗？

苏的听了，没回答，嘴却明显没有刚才撅得高了。

苏约见了，轻笑一下说，这样吧，明天上午你送我去车站好吗？

苏的下面就听出了苏约的意思，欢快地答应，好的。

果然，第二天苏的在送苏约去车站时，苏约花了一千多块钱在手机店给苏的买了一部手机，并买了一张卡，把自己的手机号也给了苏的。

苏的拿着新手机，高兴的不得了，暗想的全是姐姐苏约的好，苏约以前说过的话现在回想起来，也句句有道理。

苏的毕竟还是一个沾点好就灿烂的纯洁女孩。

和苏约要手机号码，其实苏的是有自己打算的。

很快，到了新学期开学的日子，苏的却迟迟没有去学校的意思，娘问她，她也不言语，从爹面前的簸箕里拿一把花生，一个一个剥，剥出来的花生仁一粒一粒放在凳子上，爹捡起来放进嘴里，然后呷一小口酒。娘又问，苏的还是不吭声。娘问急了，声音自然大了许多，苏的才慢吞吞地说了句，我要去南方打工。

娘听过，一脸错愕。

爹听过，停了停，就把酒杯摔到了地上。

爹不是什么事也不管了吗？苏的想着，站起来走到自己平时放书的桌子前，抱起一摞书扔进火盆，动作坚决的让爹和娘瞠目结舌。

屋里立即溅起一股热尘，紧接着，火盆里的火旺起来。

二

也许太累了，睡前做了两次，以至于半夜的时候，手机响了也不知多少次，才把苏约吵醒。苏约揉揉眼，拿开还压在自己肚子上的一条毛腿，伸手拿过手机，看了一下，来电的号码似乎有点熟悉，打了个哈欠同时也想了一下，忽然一骨碌坐起来，也把身边的男人吓醒，瞪着眼看她。

苏约说，我妹的电话。

男人立即咧着黄牙嘴说，你还有妹妹？

苏约没回答他，心在想苏的这个时候打电话来，难道家里出了什么事？

苏的在那头显然很遭急，火烧眉毛般地说，苏约，这么久你不接电话，你到底在深圳哪个地方？

苏约本来想问苏的三更半夜突然打电话家里出了什么急事，却听苏的这么问，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来问，你搞的什么鬼，这个时候怎么问起这个来？

苏的说，我在深圳，刚下的火车。

苏约，什么……

苏的简要地说，你是来接我还是怎么办？

苏约略一迟疑说，你打的到黄贝岭，对，到黄贝岭派出所门前，我去接你。

苏的又说，要多少钱？我身上可没钱了。

苏约说，你尽管坐车，到地方我给钱。

苏的说，好吧。

挂了电话，苏约就忙着穿衣起床，却被身边的男人一把拽住胳膊问，不要我开车带你去吗？

苏约回答，不用了，你也快点起来回去。

男人说，我想见见你妹妹，肯定也很漂亮。

苏约见他一脸的不正经，说，苏的还是个很小的孩子。

男人坏笑了一下，突然把苏约推倒，人也跟着覆了上来。

那一刻，苏约叹了一口气，显出了女人特有的无奈。

三

苏的走出火车站，才发现这里的夜晚和老家的白天没什么两样，璀璨的灯光不分方向四溢，连地上掉一根缝衣针都能看见，只是抬头向天空看去，既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。苏的站在和平路上，很孤单也很渺小。她以为到了深圳，就能立刻见到苏约，没想到苏约却让她打的到一个叫黄贝岭的地方。临走时，娘给送到车站，买了车票，可只给了一百块钱路上零花，娘也想到了深圳能见到苏约，再一个女孩子家身上钱装多了也不是好事。一百块钱在路上紧花慢花，到地方时只剩几个一块的硬币躺在苏的口袋里了。看看灯光中的高楼大厦，看看宽阔的和平路，苏的想像不到如果拦车，出租车不知会把她带向何处，黄贝岭到底又在何方？心里不禁发怵，就自然怪苏约没亲自来接自己。但是，转回来一想，苏约也只是一个打工的，白天干活也不知有多累，夜里想多睡一会儿也正常。况且，听说工厂里上班不像家里种庄稼，日落而息，工厂里是有夜班的，说不定苏约正上夜班呢，刚才打了许多次电话苏约才接，很可能就是因为工厂里机器声太吵，苏约没听到。想到这，苏的心里宽容不少，抬手拦下一辆出租车。

苏的觉得，自己是一个凡事想得开的女孩。

出租车在路边停下来，司机说了声，到了。

苏的透过车窗向外左右看了一遍，却没看见苏约的影子，迟疑地问，是黄贝岭派出所吗？

司机向路对面指了一下，苏的就看见“黄贝岭派出所”牌子，而没有下车，把头伸到车窗外前后左右又看了一遍，弄得司机很不解，盯着她看。最后，苏的死心的把头缩回车内说，师傅，你等一会儿可以吗？

司机问，怎么了？

苏的说，我等姐姐来接我，我口袋没钱付车费了。

司机立刻显得不耐烦地说，三几分钟可以，时间长了不行，我还要混饭吃呢。

苏的便忙掏出手机打电话，可是打了两遍都无人接听。

司机一见，显然上了火，让苏的下车，然后自己也下来，站在路边指着苏的大声说，我可没功夫在这陪你玩，先说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等十分钟你得给我加十块钱，要不，我把你再拉回去，一分钱不收，就当陪女朋友兜风了。

苏的也不知道司机的这种要求合不合理，就分辩了一句，宰人也得讲个理。

没想司机立马不干了，边说上车上车，我把你拉回去。一边过来拽苏的。

苏的心说这可不行，现在苏约电话没人接，万一等会儿来了找不到自己怎么办？便撑着身子往后坐，两个人扯扯拉拉，把苏的手拽得生痛。

苏约说，依你的，等十分钱加十钱。

司机说，不行，看你就像个坐白车的，万一在这等个两天两夜，我还耗不起呢。

两个人撕扯着，吵着，惊动了派出所门卫室里的小保安，出来穿过马路来到两个人面前说，怎么回事？都先手松开。

司机便放开手，把苏的一下闪坐到地上，屁股生疼。人还没爬起来，司机抢先对小保安说，她想白坐车不给钱！

苏的说，谁不给钱了？只让你多等会儿，我姐来了一分也不会少你的。

司机说，笑话，如果拉的客人都像这样，我还吃饭不？

苏的说，谁没个没钱的时候？

司机苦笑着摇摇头说，太天真了，没钱你都敢随便拦车？

苏的还想说什么，被小保安截住话头，问司机，多少钱？
司机硬梆梆地说，三十！
小保安听了，把手伸到口袋里，摸出钱数了三十递给司机说，你先忙去吧。
司机看看小保安，又看看苏的，接过钱，钻进车子一溜烟开走了。
苏的觉得好人还是多，可还没有来得及向小保安说声谢谢，便听到苏约叫她。
回过头看果真是苏约，苏的就问，你怎么才来？
苏约也看见了小保安，问，怎么了？
苏的便把事情的经过简要说了一遍。
苏约听过，却面无表情，从手包里掏出一张一百的，递给小保安。
小保安说，算了，谁没个难时？钱又不多。
苏约依然面无表情，一随手将那一百块钱丢到小保安脚下，拉起苏的就走。小保安被弄得一愣一愣的，走了很远，苏的回头还看见他愣在那里。
苏的觉得苏约太不应该了，人家小保安做了好事，不应该拿钱砸人家，至少应该说声谢谢。转脸去看苏约，苏约头发凌乱，半遮着一朵冷桃花。

四

因为是头一次出远门，坐火车，苏的处处都觉得新鲜，一路上根本没打过几个盹儿，等到了苏约的住处，略为惊叹了一下苏约住的房子豪华，就一头扎到苏约的床上。

苏约说，我给你找东西吃。

苏的勉强睁开眼睛，摇了摇头。可就在睁开眼的一瞬间，苏的看见鞋架上摆着一双男人的皮鞋，但又没仔细去想，就闭上了眼睛，太困了。

等到苏的一觉醒来，已经到了下午五点钟，伸了个长长的懒腰，她觉得舒服极了，感觉还没过瘾，就在她准备再来一个时，却听到了一开门声。开始苏的以为是苏约，要把还没完成的懒腰继续下去，但当来人走进来时，竟是一个男人。苏的吓得一下弹跳起来，庆幸自己因为太困，而没有脱衣睡觉。

苏的问，你是谁？

男人似乎也没有心理准备，也被吓了一跳神，可很快就反应过来，笑不如哭的咧了一下嘴，苏的就看见他满嘴暗黄色的猪粪牙，错乱的排在一个黑窟窿里。

男人说，噢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一定是苏约的妹妹，别怕，我是苏约的朋友，叫黄林秀，你该睡觉继续睡。

而苏的还是从床上下到地上，站在那儿。

这时黄林秀并没有退出去，走到苏的近旁坐在床上，感叹着说，没想到姐妹俩都这么漂亮啊！

苏的看到黄林秀满目异光，向后退了退，没想黄林秀伸出手来要拉她入怀的样子，被她一下甩开了。正在不知所措时，苏约手里拎了两袋熟食从外面回来，正好看见黄林秀的举动。

苏约说，你给我出来。

黄林秀果然站起来向客厅走去，但临出去时，还不忘回头剜了苏的一眼，宛得苏的心里直发凉，站在原地没敢动，便隐约听到客厅里的对话声。

苏约，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行。

黄林秀，春节给你放假回老家，你还没补上呢。

苏约，以后再说，今天不行。

两个人再在说话。大约过了几分钟，黄林秀的声音，不行算了，你要记住你欠的，不过，

该喝的我得喝了，还等着出去和朋友吃饭呢。

接着，苏的听到两个人进了另一间卧室，门也被轻轻地关上。

等到黄林秀再出来时，直接走了。苏约又过了一会儿才出来，满脸红扑扑的，低着眉把带回来的熟食依依摆上，进厨房拿来了碗筷，便叫苏的出来吃饭。

苏的出来，也找不着话说，姐妹俩一顿饭吃得很是别扭，直到吃完饭。苏约带苏的去商场买了两千多块钱衣服，把苏的从头换到脚，姐妹俩才开始话多起来。苏的告诉苏约，娘在她临来深圳时，一再叮嘱她告知苏约，找个男人好好嫁了，要不村里人会笑话，像苏约这样年龄的女子，在老家早孩子满地跑了。

苏约听过，也没表态，只催苏约赶紧洗澡去，并去洗澡间把水都放好了。

在老家时，洗澡都是端了一盆水，关了灯，躲在灶间角落里洗，连声响都不敢弄大，所以，苏的几乎没有看过自己全裸的身体。而在这里不同，整个大房子里除了苏约，没有其他人，而且洗澡间的门，关上也是隔音的，苏的在绚丽紫的灯光下，毫无忌惮地暴露了一下自己，并且小心翼翼的把自己既陌生又熟悉的裸体抚摸了一遍，直到体内升起一团火，才将罩着一层红晕的裸体倒在浴缸里。

常言说，人要衣装马要鞍配。当苏的穿上新衣服从洗澡间出来时，连苏约都连呼惊艳。

晚上睡觉，两个人睡在一个毛毯下，身体挨着身体，才真正的唠开了姐妹之间的家常，亲热的不得了。然而，没一会儿，苏的却感觉背上潮潮的，掀开毛毯坐起来一看，不明白没生过小孩的苏约，奶水怎么会湿了胸前一大片衣服？

五

按照头一天夜里说好的，第二天苏约带苏的去龙岗，那里有一个老乡，在制衣厂上班，电话里联系了，厂里正招工，让苏的去先学徒，学徒当然也有工资，只不过比熟练工少的多。苏的想，凡事都有个开头，学徒工工资少些理所当然，况且现在工作又不好找，苏约不是说过，大学生还照样站流水线呢。自己刚来就能找到工作，算是幸运的。于是，满口答应下来。

八十三路公交走走停停，三十多公里走了一个多小时。刚出来苏的以为要坐出租车去，没想到却是公交车，不知苏约是怎么想的？也许她是想让苏的明白——钱，挣来不容易。

到了地方，苏约打电话把老乡叫出来，苏的一看，是个顶多比自己大个一两岁的女孩，无论个头身子都比自己小一圈，但看上去世故的很，打包票说在这里有她，会照顾好苏的，房子就不用租了，反正她自己租房，地儿有的是。

苏约说，也行，到时交房租费，让苏的和她们两个人平摊。

老乡手摆啪啪响地说，不用不用，一个人住还不照样交房租。

苏约就说，中午别做饭了，出来我请你吃饭。

老乡说，算了，正上班，也是请了一会儿假出来，还要带苏的进去报名，厂里赶货，中午吃饭也只有一个小时时间，有苏的在这儿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

苏约听她说的诚恳，也就依了她。临走的时候，苏约背着老乡塞给苏的几百块钱，要她以防用时没有。

服装厂上班分白班和夜班，苏的刚来，属生手，很自然的被分到夜班。上夜班虽然很苦，但苏的热情很高，不是说她喜爱制衣这个行业，而是她听说学徒工一个月也能拿一千多块钱，她知道这在老家种地，够一亩地一大年的收成，怪不得现在年轻人都往外跑，只要到了大城市，不富那只能怨命了。看来，自己放弃高考是正确的。

苏的还认为自己是是个凡事想得开的女孩。

然而，苏的还是在制衣厂干没多久。原因是一天夜班归来，熬得迷迷糊糊回到出租房，

一推门，外面的晨阳也跟着扑进去，她便看见老乡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，身上骑着一个男人，两个人都一丝不挂。苏的腾一下脸红到脖根，人也清醒许多，赶紧往外退。但是，老乡全没当回事似的，连一点姿式都没改变。

老乡对身上的男人说，哟，夜班都下了，你快点，我还等着上班呢。

男人向门外的苏的努一下嘴说，没事，要不让她也进来玩一会儿？

老乡一阵笑，准确来说是干笑，身上肉少，艳笑起来也是干巴巴的。

男人继续着自己的运动，老乡却脸冲外说了一句，苏的，去把我买份早餐回来，我把事做完吃了好去上班。

无法接受眼前画面的苏的，仿佛一下找到脱身的理由，但在转身的一瞬，她听到老乡的呼叫声，快乐中夹杂着痛！

再过一天，是星期日，制衣厂难得的给员工放了一天假。苏的自进厂以来也是第一天和老乡在一起完整的过生活。

早上起来，老乡便让苏的和一块去超市买了许多菜回来。其实老乡买菜积极，掏钱的还是苏的。

到了中午，饭做好了，老乡一个电话，头天苏的看见压在老乡身上的男人拎着两瓶白酒晃悠悠过来了。因为脑子里总回荡着昨天老乡那一声呼，所以，三个人同桌吃饭，苏的总感觉不自在，老乡和男人非让她喝酒，她死活都没从。

老乡说，男女不就这个事嘛，快乐时在一起搭个伙，谁也吃亏不到哪去，总比自己解决好多了。

男人口里应着，眼睛却一直也着苏的。

最后，老乡醉了，趴在桌子上就睡了。男人眼睛也喝出了火，在空气中乱窜，最终一下烧到苏的身上。男人把苏的扑倒在地的同时，两只手也搭到她的胸上……

连苏的都不知自己是怎么挣扎脱的。在她跑出门时，男人在后面用手指戳着空气说，你——只——要在龙岗，迟——早脱不出——我的手心。

苏的一气跑到街上，但街上人流川息，又有谁知道她此时内心的恐惧？反而个个却又似乎在看她的笑话。

你——只——要在龙岗，迟——早脱不出——我的手心。男人的话又在耳边环绕，挥之不去。

苏的在街边蹲了一会儿，稍稍平息了一下心跳，毅然走向八十三路公交站台。她有苦想去和苏约说。

可是，在她推开苏约的门时，看见黄林秀躺在苏约的怀里，正专心地吸吮着苏约那一对瓷白的奶，有些奶水顺着黄林秀的嘴角溢出，滴在床单上。

苏的默默地退出来，坐在电梯口，哭了。

六

仅仅到了深圳几天的功夫，苏的能感觉到自己瘦了一大圈，思想乱纷纷理不出一点头绪。特别对于苏约，让她怎么也想不通，一个姑娘家的，让一个男人躺在怀里吃奶，这在老家如果传出去，怕是狗都能笑掉大牙，更别说人脸怎么带出门了。

苏的从制衣厂逃回来，苏约也没有多问，两个人分了房间睡，加上苏约白天都会出去，有时夜里也会很晚才回来，两个人的话也很少说。有两次，苏的在半睡半梦之中听到苏约回来，本想起来问一声吃饭了没有或者什么的，但都听到两个人的脚步声，便把头往毛毯里缩一缩，半装半真的继续睡下去。心里却在想，娘的嘱咐算是白瞎说了，苏约身边不缺男人，

而且还不止一个两个三个。苏约从没说过她在哪儿上班，却住这么大的房子，用钱也从来没皱过眉头，钱还不是黄林秀那些男人们给的？苏的在心里鄙视苏约，但她又是自己的姐姐，自己在深圳惟一的亲人，即使不是，自己又有什么权力干涉别人的生活？苏的从苏约想到制衣厂的老乡，暗问自己，是不是自己不懂深圳这个大特区的生活规则呢？

时间过去二十多天，苏的在家里大门没出的呆了二十多天，像困在笼子里的鸟，孤单的不得了，也想找机会和苏约说说话，但一看到苏约冷可敌我的一副面孔，想想又算了，而是在心里盘算怎么样跟苏约说，自己想回老家。她知道现在回去，学校还会要她，参加高考也不晚。

但是，苏的最终还是没有回老家，没有回学校参加高考。

那一天中午，苏的早早做了饭吃了，实实在在憋闷的慌，就独自一人出来转悠转悠。在黄贝岭派出所不远处的小公园里，苏的遇到那天夜里给她付车费的小保安。小保安正捧着书看，坐着长条椅的另一边，还摆着几本。

在远处，苏的看像，又不确定，就走近了些，看见小保安手里的和长条椅上的书，竟是高三年级的课本。

苏的试探着说，你好。

小保安抬起脸，不解地点了点头。

这下，苏的确认了小保安就是那夜给她付车费的小保安，立即说，谢谢你上次给我垫车费。

这下，小保安也想起来苏的是谁了，忙站起身边掏口袋边说，对了，还有七十块钱没找你呢。

苏的连连摆着手说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和你说声谢谢！

小保安说，那可不行，你们无论多有钱，不是我的我也不能要。

苏的听出来了，小保安对那天苏约在他面前甩钱还心有余悸，便撒个小谎说，其实那不是我姐姐，是一个老乡，脾气从小就大，加上我半夜三更打扰她，气不顺。

小保安说，真没见过这样的人！

说完，小保安还要退钱，苏的死活不要，让来让去，最后苏的看小保安实诚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两个人拿七十块钱去消费，这样小保安也不用退钱了，苏的也还了份人情。

两个人在超市里买了零食、饮料后，又回到小公园里。一边吃着零食，一边也相互之间套上了话头，苏的才知道小保安的老家就在自己老家的邻县，相距并不远，是个孤儿，跟着爷爷长大，爷爷一直放羊供他上学，但现在爷爷上不动山了，撵不上羊了，小保安便坚持不上学，出来打工养爷爷，但出来两年了，他也一直没放弃复习课本。小保安说，等攒够一二万块钱的时候，一定回去参加高考。

苏的也说了自己。

小保安愣了半晌说，傻！有机会不参加，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

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像是小保安的口语。

不管怎么说，自从这以后，苏的和小保安成了朋友。苏的甚至从中得到启发，自己既然来了特区，也要像小保安一样，挣些钱了，再回去参加高考。于是，苏的在苏约面前提出来再帮她找份工作，但不能离黄贝岭太远。因为苏的有自己的想法，在自己和小保安不上班的时候，可以一起在小公园里复习功课。

关于苏的要找工作，苏约没怎么表态，只说等有机会吧。这事就搁下了。

这其间，小保安是夜班，上午睡觉，下午就和苏的一块儿学习，有时在小保安的租房里，有时在小公园里。苏的发现小保安生活非常节俭，从不乱花一分钱，她就常常把好吃的带去给小保安吃，小保安虽次次坚决推辞，但还是在苏的小花招下吃了。这让苏的很开心。逐渐的两个人慢慢心里都有了一点东西，属于少男少女无奢求的那种。同时，两个人一天不见，

仿佛都缺了什么似的。

有一次，苏的忽然想，真要有一天在深圳遇到了什么不测，一定要先把自己的第一次送给小保安。

苏的被自己忽然冒出来的想法吓了一跳，红脸侧目去看小保安。

七

小保安这一段时间上班调成了白班，苏的白天就又没有了什么事，人又回到了孤独中。晚上又不太敢出去，怕苏约万一那天晚上回来早了看见她不在。

苏的觉得时间真是熬人。

可是，忽然有三四天的夜里，苏的都没听见苏约回来，心里不免犯起惊来，打电话过去，通是通了，但一直都是无人接听。再后来的夜里，苏的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一直到天亮，也没见苏约回来，就有点开始胡思乱想，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无奈之下，打了小保安的电话，只说自己遇上烦麻事，问他下班能否过来一下？

小保安接了电话说，还是你出来吧。

苏的说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你过来没事。

小保安说，好吧。

小保安还特地问清楚苏的住的楼层，苏的也特地嘱他下班后别吃饭就过来。

挂了电话，苏的就忙匆匆下楼，去菜场买了几个菜回来，虽心神不定，还是精心把菜做了。她想这是小保安第一次尝自己做菜的手艺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得稀里糊涂。

好不容易等到了时间，小保安来到一进门，眼睛就往圆了瞪，把整个房子都睃巡了一遍，惊叹着问，看来你老乡来头不小，这样的房子，在深圳并不是谁都买得起的！

苏的就直说，我姐姐，亲姐。

小保安吐了一下舌头。

苏的说，正是因为她，我才找你过来商议的。

小保安说，你姐姐还有什么事，需要我们操心？

苏约说，先吃饭吧，边吃边说。

也许两个人已经熟了，小保安也没客气，坐下来就吃。可是，恰在这个时候，苏约回来了，身后跟着黄林秀。两个人看见小保安，不知为何都向后面退了一步，小保安也没有心里准备，一截凉拌黄瓜咬在嘴里一半停住了。

大约过了几秒钟，苏约缓了缓脸色说，老乡过来了？

小保安忙把凉拌黄瓜全部塞进嘴里，人也站了起来，无措的不知说什么好。

苏的接过话头介绍说，小保安就是那天夜里垫车费的小保安。

苏约听了，露出些笑说，谢谢你。

小保安面腆地说，没什么谢的。

苏约又说，你们吃吧。

在苏约和黄林秀走进卧室，关门的时候，苏的听黄林秀说，苏的怎么和这种人交上了朋友？

当然，小保安肯定也听到了，难为情地要走，苏的拽了他一下，示意吃过饭再走，而小保安坚持走了。临走说下次见面还是你出来吧。

剩下苏的一个人也没心情再吃了，呆呆地坐在那，又想到苏约，也不知和黄林秀躲在卧室里干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自己也不会让小保安来吃饭，真是狗咬吕洞宾——不识好人心。正想着，忽然听到苏约在卧室里的两声叫，粗而沉闷。这种声音苏的听过，听过制衣厂老乡

这么叫过。便忙收拾碗筷，跑回自己的卧室，钻上床睡了。

八

半夜的时候，苏的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和小保安在小公园里，自己非常慵懒地躺在长条椅上，享受着特区高楼大厦空隙间短暂的阳光。此时，小保安就站在面前，痴迷的注视着苏的脸庞。苏的想，这个时候自己的脸庞肯定非常美，像躺在春日里的花蕾，等待那属于自己的春风，毫无保留的绽放！

小保安慢慢俯下身子，轻轻的吻上花蕾。苏的害羞地闭上眼睛，同时也躲了一下，但还是没有拒绝小保安热吻再袭，顺从的享受着自眉心而下，越过自己圆润的鼻尖，又上热唇的吻。小保安一路下来，似乎吻得极其细致，只不过，在舌头撬开自己的双唇时，苏的感到一阵口臭夹杂着烟油味向嗓眼袭来。

小保安不是不抽烟吗？

接着，小保安的双手娴熟地游上苏的的胸口，只停留一会儿，又向下游去，在经过她的腰际时，顺手牵羊掙起她的睡衣……

没想平时看上去非常老实的小保安，玩起女人来竟然如此轻车熟路，简直变了一个人。

苏的疑惑的想睁开眼看看，眼睛却像被蒙上一块黑布，捂得眼睛生痛。于是，用手一抓，原来是一只手捂在自己脸上。

在那只手被抓开的同时，苏的惊讶地张大了嘴。但是，还没等她叫出声，那手便又捂住了她的嘴。

这时苏的终于看清，原来压在自己身上的并不是小保安，而是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黄林秀。

黄林秀一边捂着苏的嘴，一边说，不要叫，老实点，我知道你到了梦男人的年龄了，所以特地来安慰你，不要让苏约那个骚女人听见，搅了我们的好事。

苏的吓得慌乱无措，手脚并用的挣扎也无济于事，黄林秀的一只手已经快把她的睡衣撕下来了。情急之下，苏的张开嘴，在黄林秀的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
黄林秀一惊，被苏的乘机踹下床去，趴在地上一时没起来。

苏的立即枪刀马快地整理好睡衣，向卧室外跑，却又被趴起来的黄林秀拦在门口。

黄林秀说，小丫头片子，别不识相，你来深圳不就是谋求幸福的吗？跟了我，我可以给你幸福，比如苏约，她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而且，我会给你更多。

苏的摇着头说，不要不要！

黄林秀带着蔑视地笑说，现在由不得你了。

苏的立即想到转移黄林秀的思路，也许他会放过自己，便说，你不是有苏约，不是和苏约在做朋友吗？

黄林秀干笑两声说，她哪有你水嫩，整天吊着个脸，像谁欠她钱似的，不过，她奶水倒是丰盈纯香，每天喝一次，还是能滋身养性，要不不看在这个份上，早赶她走人了。

说完，黄林秀手又伸了上来。

苏的吓得大喊，我叫人了。

黄林秀毫不在乎地说，喊吧，鬼也不会来，老实跟你说，为了这一刻，我可是做了精心准备，骗苏约吃了迷药，这时她正做她的香梦呢。

苏的看见黄林秀一双手搭上自己的胸前，像要掏出她的五脏六腑一般，绝望地蹲到地上嚎啕大哭，求求你，放过我！

黄林秀说，想的美，我还想你给我生个儿子，整天喝你的奶水呢！

用力一抱，黄林秀便把苏的扔到床上。
卧室里的灯光黑了一下，一杆枪刺进了苏的身体。
苏的的呼喊声逃出窗外，立即又被特区林立的水泥纷纷击落。

九

小保安的班又调成了夜班，几次打电话问苏的怎么不出去了，苏的都是支支吾吾找点理由推搪后就把电话挂了。

从内心感受，苏的觉得小保安也爱上了自己。可是，现在自己怎么能配上小保安呢？曾经臆想过，要把纯洁的第一次给小保安，自己却没有守住，苏的不知道见到小保安后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？所以，心里有了内疚，感觉对不起人家，便躲着不见小保安的人。小保安是一个诚实的人，苏的不想打击他。

再后来，小保安便不再打电话来了。

自从那夜以后，苏的发现苏约并不知情，还是和黄林秀保持着原来的关系，似乎一个屋檐下的生活关系一点也没改变。苏的本想把事情告诉苏约，在这里除了苏约她也没有其他人可以诉说了，但又怕伤害了苏约，万一苏约一恼，做出什么过激的事，姐妹俩也许会全部毁在深圳。想起黄林秀那双深不见底的眼来，苏的浑身就起一层鸡皮疙瘩。

事窝在心里，无处倾诉，自然就会演变成一种恨，恨黄林秀，并且是一种入骨的恨！

这几天，不知为什么苏约一直没有出门，黄林秀呢，还是照常天天都会来，有时和苏约过夜，有时喝过苏约的奶就走了，虽然一直没再侵犯苏的，但在喝苏约的奶时，越发的肆无忌惮了。

有天下午，苏的依然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苏约也坐在一边吃零食，黄林秀从外面进来，满头虚汗的样子，从裤裆里抠了半天，抠出两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白色的粉状东西，递给苏约，苏约立即拿到卧室去了。

黄林秀说，给我稳稳神。

苏约说，进来。

黄林秀说，就在这，苏的又不是外人，说不定以后还是咱们的好帮手呢。

苏约迟疑了一会儿，还是从卧室里拿出工具，伺候黄林秀当场把一小撮白色的粉状东西吸了。

坐在一边的苏的，第一感觉黄林秀吸的是毒品，心里慌得不行。这东西她只是电视剧里看过，知道害人不浅啊！

而黄林秀吸过之后，显得气定神闲不少，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，忽然坐起来拉过苏约，双手一分，便把连衣裙的两条吊带褪下来。立即，苏约胸前无遮无掩地跳跃着两只大白兔。

既使苏约极力挣扎，还是被黄林秀扳倒在沙发上，并伸嘴噙住奶头，啧啧有声地吸吮着奶水。

苏的见了，起身跑进自己卧室的瞬间，看见苏约在流泪。

过了一会儿，苏的听见黄林秀说，做几个菜，晚上有个朋友来这里吃饭。

没听见苏约的声音，黄林秀走了。

苏的出来，看见苏约正默默地擦着眼泪。苏的也不知说什么好，知道苏约在这里，过的其实并不如意，一任软弱被无情的蹂躏，自己也可能已经一只脚踏进了苏约一样的生活，而终究会有一天逃不出去。

苏约起身，从冰箱里把菜拿出来做，苏的只能默默的帮忙。

饭菜做好的时候，黄林秀又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肚子部分有胸脯部分三个粗，而头又奇大，像一个无毛的冬瓜立在一堆肉上，小短腿看上去支撑不住来自上方的重力一样，摆动不停。

苏约见了来人，忙把苏的拉到一边说，苏的，你出去躲一下。

苏的警觉地问，他们要对你怎么样？

苏约说，姐没事，你出去一定要晚些回来。

苏的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去，却能感觉到冬瓜头男人的目光像箭一样，一直尾随着她。

十

苏的独自一个人坐在小公园里的长条椅上，坐了很久，从人头攒动到小公园里只剩下几对情侣躲在树影处呢呢喃喃。苏的显得很孤独，此时她甚至怀念起制衣厂的老乡，虽放荡了些，但总比自己强，最起码老乡有自己的生活理念，自由无羁的要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不像自己不明不白就被一个可憎的男人掳去了纯洁，还要整日担惊受怕。心里不免生出对老乡的几丝谅解。

一阵风吹来，夹裹着沿海城市夜风特有的潮寒。苏的站起来，掏出手机看看时间，已经在外面躲了五个小时，心说该回去了。苏约虽然让她回去的越晚越好，可自己又担心苏约，不知苏约让她出来躲是什么意思，难道他们会把苏约怎么样？

苏的正准备转身回去，忽然听到有人叫她，接着就看见小保安走了过来。

小保安的语气有点惊喜地说，苏的，还真是你！

苏的也有些意外地说，你不是在上夜班，怎么来了？

小保安拉苏的坐了下来，顿一顿说，我辞职了，明天回老家。

苏的问，你不是等攒够了钱才回去参加高考吗？

小保安说，钱已不是问题，因为老家政府把我和爷爷定为贫困户，每年的贫困救助金可以保障生活，所以我就辞了职，回去就参加今年的高考，早一年大学毕业，早一年创业，我可不想让自己和爷爷吃一辈子贫困救助金。

苏的听得很是感动，自然想起自己，原本有条件参加今年高考的，现在却……

看见苏的不说话，小保安又说，临走之前，我想这里我再也没机会来了，就想这里毕竟是我们相识的地方，便过来看看，没想到你在。

苏的问，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？

小保安说，怕你又有事。

苏的听过，感觉脸上热乎乎的，知道是泪，酸楚的泪，再也克制不了自己，主动搂住小保安，吻了上去。

苏的想，这才是自己真正的初吻，献给心爱的人吧！

小保安开始吻得很勉强，可只一会儿，便渐入佳境，激情燃烧。苏的清楚的感受到小保安身体的反应，却一下推开了他。小保安愣愣的不知苏的怎么了？

其实，苏的是不想给小保安在离开特区之际，留下遗憾。若是在黄林秀之前，苏的会毫不迟疑的向他敞开。

苏的说，祝你考上最好的大学！

说完，苏的走了。

但在苏的一只脚刚刚踏进门的时候，黄林秀便凶狠狠地薅住她的头发，连拖带拽将她拉到卧室，用边甩到床上。

这时，苏的才看见，冬瓜头男人还在，苏约却被牢牢地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。

黄林秀对苏约说，想在特区挣大钱，没有付出怎么行？老子给你的房子、票子还不都是脑袋掖在腰上挣来的？说实在的，冬瓜头也不容易，打拼几十年娶了几个女人，可惜都是中看不中用，连一个儿子都没给生下来，不就是让苏的给他代孕一下，他可是出了八十万的，这不比让苏的进工厂上流水线自在？再说，等到孩子生下来，下了奶水，我一样会每个月给两万块钱包下来，多好，一举多得。

冬瓜头在一边哈着腰附和，那是，那是。

苏约哀求地说，可苏的真的还小。

黄林秀阴险一笑说，哈哈，骗鬼呢，告诉你苏约，苏的在床上比你浪多了，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看。

说完，黄林秀扑上床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惊恐万状的苏的扒得一丝不挂。

黄林秀转身对冬瓜头说，下面看你的了。

冬瓜头答应一声就迫不及待地窜到苏的身上。

苏约大叫，你们不得好死！

黄林秀一巴掌重重抽在苏约的脸上，并把她的脸使劲扭向床的方向，狞笑着说，好好看戏！

苏约的嘴角流下一串殷红的血。

苏的晕了过去。

十一

苏的醒来时，黄林秀和冬瓜头都已经不在了。她只觉浑酸痛，像骨头都要散架一样。睁开双眼的同时，委屈的泪水也跟着滚落，一股心里本来就有的恨更是急剧加重，压抑着亟待喷发。

苏的裸身跳下床，把委屈变成怒火撒向苏约。如果苏约不是和黄林秀这号人搅在一起，如果苏约是一个本份的打工人，自己也不会有这番遭遇。苏的不管不顾地抡起拳头，左右不停地打在苏约的身上，而苏约一声不吭的忍受着。

直到打累了，苏的伏在苏约身上嚎啕大哭一阵，才将还绑在椅子上苏约松开。

苏的说，这都是为什么啊！

被松开了的苏约坐在椅子上依然一动不动，两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。

苏的穿好衣服，反而冷静下来，坐在床边却呆呆地盯着窗外。窗外晨曦晕黄，一幢幢高楼披上了一层祥光。

突然，苏约缓缓地说，当初和老乡一块来深圳时，没想在火车站走散了，当时也没个电话联系，身上也没钱，真个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只好无助地蹲在路边哭，一辆轿车什么时候停在自己身边的都不知道，直到车上下来的男人说话了，自己才发现。男人问我怎么回事？虽然不情愿，但我还是把和老乡走散了的事向他说了。男人又问我是不是出来打工的？我说是。男人想了一下说，干脆这样，我的厂里正好缺人，你就去给我厂里打工吧，包吃包住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正当我还在迟疑的时候，男人一边说着在哪打工还不是一样，一边硬把我拉上轿车。虽然男人一路上不断地安慰我，我还是怕得很，不知男人真有厂还是假有厂。没想到了地方，男人真开了个玩具厂，并且立即安排我上班。那时，我想是遇到好人了，可怎么也没想到，玩具厂一天要上十六个小时班，一天只管两顿咸菜稀饭，厂里工人个个脸色蜡黄，才明白自己还是上当了，饿得常常头晕，想逃也逃不出去，门卫凶得很，不准工人出厂门一步，连买个手纸都是门卫代买，况且逃出去又能到哪里去，厂里每个月只给

每人发三十块手纸、牙膏钱，身上没钱，逃到哪里也没用。干了差不多半年时间，有一天厂里来个杨老板，说是给自己调动一个工资高、待遇好的工作，便把我带到这里来了。刚来这里头两个月，杨老板什么也不让我干，还专门请了保姆整天给我做饭洗衣服，把我都弄糊涂了。直到有一天杨老板来了就没有走，并且夜里就把我强行睡了，我才明杨老板其实是让自己来给他生孩子的。虽然自己心里不从，可又有什么办法，况且杨老板说了，等生完孩子，会给我二十万，如果是男孩加十万，一个月还给一万块钱营养费。想想自己都这样了，只好从了。一年后我生下一个男孩，带在身边没几天，杨老板就拿三十万块钱来把孩子抱走了，眼睁睁看孩子被抱走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接着黄林秀来了，说房子是他的，房租已到期，要收回去。但知道我刚生过孩子，又改变了主意，说给我一万块钱一个月，把我包下来，条件是每天要喂他一次奶，如果陪睡，一个月再加一万，并且房子可以一直住下去。当时，我是万念俱灰，反正都这样了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给钱就行。后来，黄林秀为了拴住我，强迫我给他带了几次毒品，说是让我下水，永远也做不了正当人了，我才知道黄林秀还是个毒贩子。

这时，苏的才明白，苏约为什么在回老家时，一直未流露一点她在深圳的消息，原来她是有苦说不出，装体面，也是为了爹和娘的脸啊！

苏约说，苏的，你为什么要来深圳，事前也不告知一声就闯来了？

苏的说不出原因。

苏约忽然起来，从柜里拿出一张银行卡说，苏的，我们要给爹娘留条后路，这里是三十万块钱，你拿着跑吧，他们说去陆丰博社拿毒品，需要些时间才能回来。

苏的泪流满面地说，你呢？

苏约说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，你先跑，记住回去别和爹娘说我的事！

然而，当苏的打开门时，门外站着黄秀林、冬瓜头，还有别外两个男人。

黄林秀像抓小鸡一样，把苏的又抓了回来。黄林秀一摆手，另外两个男人就把苏约两只手反绑起来，披上外套，押到楼下去了。

苏的大声问，你们要干什么？

黄林秀皮笑肉不笑地说，这里有了你，就不需要她了，我会安排她到一个很美的地方享福去。

从此，苏的再也没有见到苏约。

十二

经过了许多之后，苏的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，竟然同意给冬瓜头生孩子了，而且天天都会把冬瓜头伺候的舒舒服服。冬瓜头一高兴，先给了苏的十万块钱，让她随使用，用完了再说。

其实，黄林秀当初把苏的给了冬瓜头，是想让苏的有了和苏约一样的经历后，让苏的今后也老老实实的活在自己的撑控之内，没想苏的转变这么快，整天和冬瓜头亲亲热热，把人都羡慕死了，心说这么嫩的草，整日却让冬瓜头这条老牛啃了。心里有点后悔，但又说不出来，因为这之前冬瓜头已经把八十万中的六十万给了自己，就是苏的给冬瓜头生出孩子，也只能得到二十万。况且，自己和冬瓜头又是道上的朋友，合伙做着生意。只好咽着口水眼看冬瓜头和苏的出双入对，希望苏的快点生出孩子，结束和冬瓜头的关系。

由于苏的态度的转变，黄林秀和冬瓜头都渐渐放松了警惕，她就找了个机会，把苏约的那三十万块钱打到了老家爹的帐号上。

爹在老家忽然有了这么多钱，高兴得又操起了家事，打电话来说，苏的，你这钱该不是

抢的吧？

苏的说，你看女儿是能抢钱的人吗？

爹就乐呵呵地说，不是不是，苏的是个能挣钱的人！对了，苏约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，你可得听她的，她是姐，没她你哪能有机会去深圳挣钱？还有，我们都是本份人家，挣钱也得讲究个路数，不正义的钱不挣！

苏的说，爹，我知道。

临了，苏的又问了娘。

爹说，你娘好着呢，就是个劳累的命，整天闲不住。

挂了电话，苏的泪涟涟的，她不知道特区，正义在什么地方。

终于有一天，冬瓜头早早起床，说要和黄林秀去陆丰博社办事。苏的知道他们要去拿毒品，就心想，也许今天是自己出头的日子，终于等到机会，可以让他们人赃俱在了。

苏的缠着冬瓜头，不让他走。

冬瓜头说，真有事，等回来保证陪你玩个够。

苏的强硬地说，不行，要不我和你一块出去，一个人在家闷死了。

冬瓜头被缠急了，就打电话给黄林秀，没想黄林秀立即答应了。

冬瓜头当然不知道，黄林秀早想把苏的拉下水了。

三个人坐了一辆车子，在回来时，冬瓜头开车，黄林秀坐在后排，硬把四包东西分别塞进了苏的的胸罩和内裤里，还不忘在里面抓了几下。

冬瓜头在后视镜里看见，不满地说，至于吗？

黄林秀说，提着脑袋干活，就要小心。

冬瓜头说，拿货的时候都没事，现在还能有事？

黄林秀说，拿货时有博社罩着，现在进了深圳市区！

冬瓜头满不在乎地笑了一下，继续开车。

车至黄贝岭派出所不远处的红绿灯口，正等红灯，突然苏的身边的车门开了，苏的也从车上滚了下去。

黄林秀和冬瓜头目瞪口呆。

苏的从地上起来，站在路中间大喊，车上两个人是毒贩！

黄林秀大叫冬瓜头，妈的，快开车。

冬瓜头一踩油门，想闯红灯逃跑。但这时却从对面反向车道上快速驶出一辆出租车，迎面撞在冬瓜头的车上。

黄林秀慌忙下车，逃跑之际，竟掏出一支枪，向追来的出租车司机开了一枪。司机的手臂上立即殷红一片。然而，司机并没有停下，勇敢地捂住受伤的手臂向前追。

就在黄林秀准备开第二枪时，路边一下围过来一群人，奋力将黄林秀和冬瓜头制服。

这时，黄贝岭派出所里出来几个警察，也急速的跑过来。

苏的抬头看看天空，天空很蓝，那些高楼大厦这时仿佛并不繁冗，而是有条不稳的林立着。

苏的想，其实，特区到处都充满正义，只是苏约没有发现。